

枣泥麻饼

□小茹

走马天下

春节同学聚会,老同学昌昌特地从苏州赶来,还给大家带来了沉甸甸的伴手礼。

一人一盒枣泥麻饼,装在纸质的六棱柱筒里。盒子设计得很苏州:一面印着虎丘图片,一面写着“松子枣泥麻饼”,一面印有张继的诗歌《枫桥夜泊》,还有一面写着“湘城麻饼”。

松子枣泥麻饼是苏州特产。同家乡南通小小圆圆的麻饼不同,苏州枣泥麻饼个头大大的,面积差不多相当于六寸蛋糕的底盘,表面沾满白芝麻,内馅的主要成分是黑枣泥、松子和猪油。据昌昌说,老苏州人过去就好这一款枣泥麻饼。

这个吃货平生最开心的一件事,便是将他精心挑选出来的美食推荐给同学们。他说给我们买的枣泥麻饼是百年老字号“湘城老大房”出产的,属于正宗里的正宗。为了买到新鲜出炉的,他还专程驱车跑了一趟,良苦用心由此可见一斑。《新民晚报》“夜光杯”公众号,曾发过一篇名为《枣泥麻饼》的文章,说因为乾隆的关系,木渎理所当然被认为是枣泥麻饼的原产地。后来就有读者在这篇文下评论道:“枣泥麻饼,苏州人都知道历来是湘城的比木渎的好。湘城现改名阳澄湖镇。”

昌昌认真准备的伴手礼若我不认真品尝,那就是辜负。所以,我吃枣泥麻饼时,特地按照昌昌嘱咐的,将麻饼放进微波炉里转了一分钟,等猪油透明时口感才最香、最糯。并且,吃枣泥麻饼时不可大口吞咬,需要细嚼慢咽方可品出细腻的滋味来。为此,我还煞有其事地配了杯麦乳精,让时光恍若回到20世纪80年代,仿佛此刻正落座老苏州城的某家小馆子里,仪式感好似更为饱满了一些。

吃枣泥麻饼时应景地打开昌昌发来的一首歌,名字叫《姑苏小食客》。这首歌真是“又好听又好吃”,简直就是苏州城的美食大全,因为歌词里唱出了十几二十样苏州美食:糖粥、生煎馒头、蟹壳黄、老虎脚爪、绞连棒、千层饼、蛋棉衣、紧酵、高脚馒头、油余散子、白糖饺、糖芋艿、海棠糕、双酿团子、南瓜团、定胜糕、梅花糕、鸡头米、莲子羹……最后还有这一句:枣泥麻饼是特产。果然,枣泥麻饼是被盖章认可列入苏州特色美食行列的。

《姑苏小食客》其实是首苏州童谣,演唱时用的是苏州方言,吴依软语甜糯婉转,甚是有味。我向昌昌询问歌里唱的“紧酵”是什么美食、“蛋棉衣”又是什么,竟然把他给问倒了。后来他告诉我,“紧酵”是种馒头,又称油余紧酵。紧酵,即指做包子面皮时用的酵母不多、蒸制后膨胀松软程度低,但一经油炸,却能继续膨胀,外脆内松、汁多味鲜。又告诉我,“蛋棉衣”是指面饼里趴只蛋——不知这个回答有没有忽悠我,反正我下次去苏州定要昌昌带我去吃一只油余紧酵和一只“蛋棉衣”,我把这作为衡量他是不是正宗苏州人的标准。

吃枣泥麻饼时我屡次想,礼物真的不在乎贵贱,挑礼物的人有没有用心挑选才最重要。而接收礼物的人有没有认真品味礼物也很重要——只有“认真”二字打底的情谊,才是可以天长地久的。



柳絮飘飘 曹朵朵

父与子,跳进同一个“战壕”

□明前茶

早上8点,土地上亮晶晶的浓霜正在晒化成一层薄薄的露水,山药地的主人老李阻止了挖山药人的匆忙进入,他说:“别慌,先等我儿子把挖掘机开过来挖沟开槽。”

来挖山药的人多半是穿着球衣、毛背心与敞怀棉袄的中年男子,多数是家里的顶梁柱。令人惊讶的是,他们几乎每个人都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孩子。就在两三天之前,这些中年男子都在外地打工,有的是服装厂的整烫工,外贸订单已经做完了,闲了半个月;有的是建筑工地上的架子工,老板已经提前结算了工钱;有的是疫情期间关张餐馆的烧烤师傅。

这会儿,挖掘机已经在山药地里开出了一条长长的深沟,就像电影里被工兵挖出的战壕。大地裂开一条一米多深的深沟,涌出新鲜的土腥气,有点涩、有点微腥,还有植物根系的清甜味儿,有孩子鼻腔发痒,猛地打了两个喷嚏。阳光漫射,供暖了人的脊背,可以听到山药藤蔓上的露水掉入深沟里的声音。大人们先跳下了深沟,然后将镢头、铁铲接下去,再伸出双臂把孩子抱下来。这可能是孩子学会走路以后,这帮农村汉子们第一次拥抱自己的小孩。双方都有点不自然,有点羞涩。

老李逐一给这帮外行做示范:手才是靠谱的挖掘工具。每一根山药都会把这厚实的黑土从上到下顶开一溜缝,顺着山药生长的走向轻轻地把根

须上的黑土抖落,然后连拉带拔,稍带一股向胸口轻搂的力,一根山药就被起出来了。某些山药长得太深,不要硬拔,需要动用铁铲与锄头,耐心地向深处掘进。

爸爸和孩子们很快就掌握了挖掘山药的方法。这里的泥土瓷实粗糙,铁棍山药与沙土地里的山药长得不一样,它不是笔直的,而是弯弯曲曲的。老李感叹说:一年种铁棍,十年无地力。一轮铁棍山药种完,这块地就只能种些速生的叶子菜了。等上十年,才能再种山药。“等下回再在这块地上收山药的时候,今天这批孩子都已经离家,上大学的上大学、打工的打工,爹娘想见一面也很难了。”

不知为什么,这话在这波心思粗糙的农村汉子心中激起了某种隐秘的涟漪。有人拄着镢头,回味着老李的话,出了半天神。

很快,奋力干活的父亲们就出了汗,把敞怀的棉袄都脱了,等到孩子也脱下棉袄的时候,有个父亲好像头回留心到孩子的毛衣颜色不对,问:“你怎么会穿粉红的毛衣?”

男孩儿满不在乎地说:“姐姐的毛衣洗缩了水,妈妈就给我穿了。被小伙伴们笑话过,不过我也不在乎。”当爹的突然沉默了。他继续快速而卖力地起着山药,似乎在揣摩如何在勤俭节约与满足男孩自尊心之间取得一个平衡,最终他说:“马上老李就会给咱们结算工钱,爹给你去买一斤纯羊毛

毛线,黑灰色或者浅棕色的,把你身上这件毛衣拆了,再找一家织毛衣的铺子,把两批线混起来,织一件新毛衣和一件毛背心。”

男孩从未在父亲这里受到过这样的关注。他囁嚅半天,不知道说什么好,忽然他说:“爹,你鼻头上粘上了泥巴,我来帮你擦掉。”孩子忘了,自己也是两手泥。好,他这一擦,父亲的脸上就像侦察兵糊了一个迷彩面具一样。这个动作逗笑了众人,忽然,不知是谁起了头,在狭窄的、被太阳晒得暖烘烘的深沟里,大人开始追跑着,反手用泥糊了小孩一脸,小孩也毫不客气地举手糊大人的脸,笑声挤满深沟。

这一手的泥巴糊上脸,似乎松动了农家汉子和成长中的男孩们互相不服、互相瞧不上的紧绷关系,一股毛茸茸、痒酥酥的暖流注入了他们的心田,每个人的脸上都像经历了一场泥浆大战,也像侦查小分队上了伪装。有人开始拔了山药的藤蔓编成帽圈戴在头上,父亲与儿子脸贴着脸,对着智能手机的镜头做出了搞怪的神情,仿佛新兵与他的连长。他们知道,这是不可多得的一刻。很快,父亲又会外出打工,儿子还会孤独成长。然而,有了今天这毫无芥蒂的相处,这摆脱了说教的温情,足够他们在未来的相处中,让彼此少一些陌生与怨怼、多一点战友般的情感。因为,他们曾在“一个战壕里”出过力、流过汗,彼此默契地帮衬。

盔甲

□文彦

晚上9点半,从检查台上下来,她同情地说:“你们太辛苦了,工作到这个点还没结束。”我说现在几乎天天加班,没办法。

她忽然发起了牢骚:“我们也是,一个月10个夜班,你想想,我都50岁的人了。说是二线班,可是科室抽了两个骨干出去支援,病房里倒有十几个危重病人,年轻人搞不定,你什么都

要管,电话接二连三的,真是!”

牢骚发完,她语气温和下来,同我告别。没有人陪伴,自己扶着病痛的腰缓慢往前走,医院工作的女子早已忘记了撒娇。

今晚她是病人身份,明早她又是医生,罩在一身白衣中,变成铜墙铁壁。在盔甲中,掩住自己的虚弱,成为别人的依靠与希望。

“你们医生还会生病啊?”曾经我住院时,病友好奇地问。我哑然失笑。

其实一样都是普通人,有家要回、有孩子要管,体检报告也有这个结节那个囊肿,累了也会发牢骚。但是上班的时候却毫不含糊,也不能含糊,旁人面对的是数字、是机器,只有我们面对的是血肉之躯。我们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来扶持别人的,只能更刚强、更坚硬、更果敢。

玉兰一瓣

医院物语